

《音之所向》自選詩作

序詩：〈寂靜的本質〉

寂靜：句號裡風眼勻速縮減

萬物流渦中躋身——一枚蓄勢待發的雨水

帶著墜落的渴望，它閉目

自我詰問，接成一連串刪節序列

像魚鱗落滿過曝的旱地，灰鳥俯衝復飛起

鉤喙上一條願望之河正熠熠反光

或無數疑惑起自白鹿全黑的瞳孔

子彈曾自豔陽穿出，列隊穿越牠肺葉

誰都想緩緩走入聽雨、看海的遲暮

如冰層般活著，不帶裂縫

可正如落寞從來並不為亡者所用

僅枯枝般準確擊打已逝夏日的枝頭

那些嘶啞的噪鳴在我手，不經由知識

也能以語言鑄造，一扇苦難之門，從無到有

感官中思緒不曾停止，與愧疚共謀的夜晚裡

我擦亮閃電熒熒像擦亮銀製杯盅——

且斟上一壺酒流向耳鬢，帶我逆時穿越

造物的歷史：淚水與怒火交織而成的螺旋梯

像我早在生命誕生前便已定居
只在浪頭點數遠方恆星往更遠處開拓

在那裡，海洋於遠古凝縮成一片扇貝裨闔
我看向宇宙的獨眼裡，無數電子正逆火

隱約中音聲於唇齒迸長
有人默禱：「做最初，也是最終一個詩人。」

〈參物禪〉

日落之前，容許我在萬物脈動中
再次做一個悲觀的人。以觀微之眼

看見，風暴離開小巷前夕，一隻被徹底
打溼的蝴蝶，番紅花底撲翅
卻擱不動半顆凝結露珠

或天邊那隻微小地
近乎光點的鷹——高空的閃電
在牠身上，除了侘寂，不索求任何回音

枯頹的靜定裡讓季節去分心
讓雜念成為波形
若無其事地穿過我身體

像生與滅同時出苗於時序的耕地
卻任由晴雨輕易嫁接七情六欲

折舊的靜謐替換不來思緒的嶄新
窗外只有樹影無聲
將意念向著空無迢迢投遞

在已逝的詞語與重現的肉身裡
明白宇宙千瞬萬息
不過一座廟宇安於我心

〈一切都在風裡〉

一切都在風裡發生，不用地圖
我們便已學會了啟程
帶著芒草，以積雲的速度
斜斜越過緯度風帶；一隻狗在山溝
向著午後百無聊賴地睡，等待無所謂的
明日，彷彿昨天已然經過牠
卻忘了帶走牠的身體

季節的語言已不再輝煌，落葉喧呼
提醒我帶一扇窗上去
安裝在文明對面。我們靜坐
設想野史的面目在窗前
指證歷歷。聽任過客以鏡頭
逐日傷亡碉堡的神色，一座山頭
在眾神冷眼下獨自擎天

晴天安於大寒，雨天安於
滿地跌落的槭葉。更遠處是一株楓樹
正悄悄於綠林中晚紅，日光在移動
將影子帶過山坳。一切都在風裡
生與死已在新的循環
尋找新的次序

萬物無非如此，漫步、閉眼
任由心裡的牛向著雲原盡頭
放牧，累的時候便獨坐
讓草尖將天空托起

刺成一件件春衣，帶著生命的鏽
切切不能以詩度日，要以晚春的引擎
帶動心向著暴雨的曠野逼近
看著孩子低頭，穿著過長的大衣
堅信行走的必然尚未太遲
一切未知都在風裡發生

〈凝視〉

「I was the world in which I walked, and what I saw
Or heard or felt came not but from myself.」

——Wallace Stevens〈Tea at the Palaz of Hoon〉

是長尾的街折返無數意念
一些路口經過，另一些路口用來膽怯
當千萬蟻族終於在倒影裡學會
與睡眠斡旋，我闔上書，以票根為卦籤
閉眼任雨聲去與天地問卜
何謂遷徙：像一顆由萬物象形而成的

流星，尚未為夜色所磨滅的流星
閃電般撕開烏雲帷幕重重
黑暗裡天空睜眼，鐵軌在遠方
收束允為無垠。蒸氣盡處
我們聚首、沉吟，對彼此孤獨的秘密
靜默以對——知道許多困厄
只許被遲疑所提及，像信徒修行、僧侶苦思
或乘客以一張過站車票
決心解剖自己：一個思緒縝密的人
用罄意志去學著活得同情
卻總在行路者的詰難中窮於辭令

僅能在被高速擠壓的氣流
想著：「我能往哪去？我該往哪去？」車窗外
大火在荒野焚燒，遍地是眼球、電纜
與對著血光負色成像的冷兵器

在易拉環高速晃動中斑駁著車身。車廂
有人與憤怒為伍、有人在胎壓過熱中昏迷
有人從哄抬的股市仰起頭來
乾眨著一雙被強光渙散焦點的眼睛
有人敲擊車窗
盲目的長靴踏過碎玻璃
只為了將自己砲彈般向遠方擲去
卻並不期望被誰的心臟捧在掌心

我想安穩地靠在座位上拒絕夜晚
拒絕現實，與一切因謊言而被蔑視的惡行
看著外頭世界均速向著濛雨撞毀
渴望靈魂先於理智被喚醒
而不致毀於形體，但當列車
過了由警笛與良知構築的廢墟
循著臉頰深處的詞根前行，誰能忍住衝動
不在野蠻與生機中重新孕著自己？

不如從心的顛簸重新取得平衡
然後明白，沒有任何時刻，我比如今
還能感知所有星體正在重力場中逃逸
我只能平庸地相信：凡光破碎的
都將在黑洞與黑洞間重新匯聚。而此刻
在這裡，過了隧道以後，我仍舊是車廂中
一個被無數瞬間拼湊而成的人

〈天台上，看香港夜景〉

舊年最後一刻鐘，宿霧遮蔽維多利亞港，我們
在天台點菸，等待二零二三銜一夜冷鋒前來

我婉拒翔遞來的菸，但仍靠著他們說話
看滿天星斗淘洗大樓玻璃，香港沉默足下

光：放眼所及皆是朦朧，錯綜著毀壞與新生
煙霧溶入天空，逆風撲面，而我們仍舊迷惑

：「是時間癱瘓其中，喧囂逢天命則夭
或我們本該屈從於這一幽閉年代？」

情知燈光再徹夜照亮，總及不了黎明時相
最核心，泅泳過一座遍體鱗傷的城的白鯨

負向加速著離開大海；柔和視野，逆勢而生
陽光未臨的女兒牆，這一刻幾乎成為歷史

「——或已然是了。」我如是想，燃亮肺葉
讓詩歌——我們所執拗之差事——悍然起草

彷彿鐵雨傾盆前夕，無數灰燼堆積天邊
遲遲落不下一個清晰如渴鹿飲水的念頭

但那不是我們，我們不是瀕死的玫瑰
不能就此甘於孤身流放無人沙河

要在沉痾覆上時代的孩子前額前，將思緒推至極限
在公理浪碎與拍打之間，忖度人該如何燒錄黑暗

酒罐交擊，迸響舊日之際，我還在學著寫下
一些詩句：「承認一座城的晚年是傷感的／承認我愛你也是。」

——2022跨年夜，與瀚欽、宇翔在深水埗天台

* 寫詩過程竊將嚴蕭二人詩集名《碎與拍打之間》、《人該如何燒錄黑暗》嵌入末二段詩句中，特註於此，聊表玩心